

孟广臣小说集

MENGGUANGCHEN XIAOSHUO JI

在长城那边

中国三峡出版社

在长城那边

——孟广臣小说集

中国三峡出版社

1997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在长城那边：孟广臣小说集 / 孟广臣著. -北京：中国三峡出版社，1997. 10

ISBN 7-80099-267-5

I. 在… II. 孟… III. 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 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7) 第 08707 号

责任编辑：杨 昕

中国三峡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海淀区蔡公庄一号)

北京市东方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1997 年 10 月第 1 版 199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9.25

字数：204 千字 印数：1—1000 册

定价：12.50 元

老孟你好

刘 恒

老孟是山里人，家住长城以北。他先在偏远的小学教书，也写小说。后来去了县文化馆，还写小说。后来就退休了，继续写小说。写了足有四十年了吧？不馁，不累，而且不烦。这是一个真爱小说的人。

老孟醇厚，不爱说话。他的话都在小说里，像流不断的山泉水。以小说夺功名，或以小说求利禄，是情理中的事。老孟也未必免俗。然而，名不至且利甚薄，深爱小说的人便纷纷失爱了。这仍然是情理中的事。老孟却不走，趴在灯底下静静地写，日复一日，猛抬头竟是苍苍白发。水不枯则流，流而已。这是难以言传的境界。对无爱的人来说，这是永远走不到的高处，而高处是不胜寒的。写小说写到拂晓，搁笔一思，老孟的心头会陡生一线悲凉吧？这就是真爱的明证了。

老孟的文章也醇厚。读他的小说像踏进了一个村庄，可爱的人和不可爱的人都活生生地凑过来，满世界的土味儿粮食味儿牲口粪味儿和汗味儿。在各种各样的味道后面，躲着老孟善良的目光，也躲着他善良的道德观。他不逼迫人物，也不制造惊人的结局。他总是不温不火，似乎永远诉说着亲人的故事，恶言恶语既然用不着，故弄玄虚就更多余了。这是老孟做人的格

调，也是他做文的格调。有读者或许不满，以为他应该以笔做刀，在人物的背后捅出血来，那才高明。不过高明固然是高明，却又抹杀了老孟，等于把善良的老孟给捅了。只盼读者心有灵犀，在读透了这些朴素的真切的小说之后，能够会心微笑，便是对辛勤的老孟最有力的奖赏了。

老孟是前辈，我少年从军，订了一本刊物，上面便有老孟的小说。也许是缘分，我当兵的山地竟是老孟的家乡，可惜彼此不相识，否则我早就揣着那本刊物登门求教了。以后老的小的在一个圈子里混，他话少，我的话也不多，是相似的闷葫芦。见了面不知道说什么，却互有好感，例行的寒暄便日见真诚了。我想他也许未必喜欢我的小说，只是拗不过内心的醇厚与善良，才给了我那么多夸奖的话。只要看看他的眼睛，就明白他是真心盼着我越写越好的一个人，那些话说与不说倒是无碍的了。

现在，老孟命我写序。知道不够资格，更知道有些话说与不说究竟是不一样的。读着老孟的手稿，触着大小不一的稿纸，突然发现那上面蓝晃晃的不是老孟的文字，而是远行者孤独的血泪，一步一泣，已经默默地淌了四十多年了。如果知音尚存，当这些平凡的文字浑然成册的时候，会在无边的旷野里引来同道的几声回应吧？我真心地为老孟祝福了。

在前方等着的，却还是寂寞。世风重实利，也重势力，小说已是无用的别名。能守着秃笔写下去的，除了天才，便痴人。天才难觅，唯有老孟写个不休的情形渐渐放大，成了实实在在的榜样。大家终究会明白，写小说不是多么了不起的事，却是非常难得的一件事。一个人像老孟那样，不写小说不舒服，不写小说就活不下去，那么得失不论，他在任何后人面前都足以自傲了。他的书便是他小小的无愧的佐证。请随便翻开哪一页，

读下去吧。那个淳厚的山里人从长城以北的谷地出发，已经蹒跚地向你走过来了。

老孟，你好吗？

我代所有的朋友问候你了。

1997 年 4 月 15 日

目 录

活见鬼	(1)
十五不圆十六圆	(10)
一加一等于三	(17)
后妈难当	(30)
月照弯弯路	(56)
张八来的桃花运	(65)
招工	(73)
相面	(80)
王老疙瘩	(83)
退休前后	(93)
做人	(100)
吃饭馆	(107)
代价	(110)
当心	(127)
会议纪实	(131)
神仙一把抓	(137)
采购员	(144)
逢书记和庞书记	(154)
金贵	(164)
半路光棍	(186)
阮席匠	(191)
有情人终未成眷属	(199)

马二先生·····	(208)
鬼·····	(214)
“赛西施”的故事 ·····	(228)
奶奶·····	(235)
秦五·····	(242)
榔头·····	(248)
韩大风传奇·····	(252)
汉子·····	(261)
十七号住宅楼倾斜了·····	(266)
白三·····	(268)
“您常来”饭馆 ·····	(270)
分鱼·····	(272)
三个老头儿·····	(274)
老光头的新感觉·····	(277)
关系·····	(279)
心态·····	(281)
妈妈和县长·····	(283)
换种·····	(285)
后记·····	(1)

活 见 鬼

那天是个阴天，阴得浓浓的，可没下雨。下午五点钟，突然牙疼得要命，我去医院看牙，走到街拐角人民商场处，一抬头，看见高压线杆旁边站着个人，我一下子惊呆了，定定地瞅了他足有五秒钟。他似乎没有发现我，我刚要跟他打招呼，背后有人拍了下我的肩膀，回头一看，是我的老同学。他说你在这儿干什么呢？我说我在看一个人。他问看谁。我转头要指给他，那人却不见了。我以为他进了商场，便和我的老同学说，对不起，我得赶紧去找他，抛下老同学就急忙进了商场。商场里人很多，我四下寻看，到处转游，从一楼到二楼，又到三楼，全都找遍了，也没找见，就连一个和他相似的人也没有。

奇怪了，难道不是他？可那身量，那体形，那脸盘、眉眼，分明就他呀！就连他穿的那身衣服都不错——古铜色的夹克，淡灰色裤子，自从我认识他就是这身装束，直到最后一次见，也没变。我对人的记忆力是相当强的，只要见过一次面，哪怕过三年五年再见，也不会认错。别人都说我职业选择错了，不应该当小学老师，如果去公安局当个刑警，最能发挥我的特长。我和那人相识了整整一年，可以说是已经太熟悉了，闭上眼睛听出气都能听得出。何况相距不到七八步远，我又是1.2的视力，又是大白天，还能看错吗！世界上有长得相似的人，但绝没有长得一样的人。商场里找不见，很可能是他没进商场，也许是

在那一霎间他猛然发现了我，急忙混进街上人流里跑了。那根高压线杆距离马路顶多不过五米，大大的步两三步就窜到马路上去了，所需时间也就是三五秒钟。我真恨我那老同学，早不来，晚不来，偏偏在那一霎他拍了我一下，结果就让我那债主跑掉了。

不知什么时候我的牙不疼了，大概就是见到那个人之后吧。我当时先是一惊，紧接着压在心上的那块大石头咕咚就掉了下去，窝在心里的火哗地就撒下去了。我这牙疼硬是一股心火呀！火撒了，牙自然也就不疼了。

那人叫黄宗善，我俩相识是在一家小餐馆里。我身上装着一千五百元提成钱，（我是属于停薪留职的那一种，给一家饮料厂推销饮料，挣提成费）进餐馆里便很大方地要了一个红烧鲤鱼，一个炖猪肘，又买了一口杯八达岭二锅头，独自坐在靠窗的一个餐桌上，很自在的喝起来。干推销这行，要比教书收入多多了，我是小学二级老师，每月只挣四百多元，干推销弄好了一天就能挣这个数。正喝着，又来了一位顾客，这人中等个头，秤砣型脸，眉毛很重，上身穿件古铜色夹克，下身是一条浅灰色裤子，年纪大约在三十五六岁左右。他坐在我的对面时便微笑地向我点点头。接着叫服务小姐，也要了一个红烧鲤鱼，一个炖猪肘，也是一口杯八达岭二锅头。我俩边喝酒，边拉起来，他说他也搞推销，是给一家水泥厂推销水泥，从水泥又谈到建筑，他说咱们搞推销这行挣的钱太可怜了，人家搞建筑的，一年下来就是十几万，甚至几十万。他说你听说过国安吧？我说国安当然我知道了，他是我大舅的儿子，我们是亲表兄弟呀，那人便啊了一声说，幸会，幸会。接着就谈起我的表兄国安，他说国安现在可发了，每年的产值上亿元，居全县个体户

之首。哪一项工程下来，不得落个十万二十万的。要想富搞建筑，这年头顶数搞建筑来钱。听说你表哥光是楼房就买了四套，连他未出生孙子的楼房都准备下了，是这样吗？我说这都是人家的传言，实际他就买了两套，他自己住一套，他儿子住一套，还准备再买一套，陪送他闺女。那人说这就不简单了，我表妹出嫁时我舅舅只陪送一个脸盆，真是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扔。

我吃完饭付帐时，一摸袄兜，钱包不在了。我立时就傻了眼。刚刚拿到一笔提成费，记得清清楚楚是装在中山服左上兜里，怎么就没有了呢？那人见我发愣，便问：怎么了？我说钱丢了。那人说不会的，你再好好找找，兴许是装在别的兜里了。我把浑身上下所有的兜都翻遍了，没有。确实是丢了。这可怎么办？那人见我很着急，便安慰我说，别着急，丢了急也没用。钱是人挣的，多跑几个地方，多推销点货就全出来了。我说我连饭钱都……他没有等我说完，就一挥手表说，老兄你甭管了，你的饭费我付。小姐，多少钱？小姐说了数，那人就掏出一张百元大票，说：把剩下的钱找给我这位老兄。我说不用，你先给我垫一下饭费就行了。那人说老兄你见外了不是，咱俩虽说是头次相识，我觉得你这个人可交。今天这顿饭就算我请你，剩下那钱你留做路费，出门在外的谁没个为难着窄的时候，往后我碰到为难着窄的事还得请老兄你帮忙不是。我说好吧，这一百元我今天先算借你的，日后我必然登门去还，这我就很感谢了。那人说，咱们既成朋友，“还”字不要再提，日后我还要打扰你呢。说着他递过一张他的名片，我这才知道他叫黄宗善，家庭住址是河北。我也把我的名片递给他一张。我又说了一些感谢的话这才告别，我觉得他真是好人，够朋友。

自那日相识之后，将近一年时间，我俩经常碰面，有时他

请我，有时我请他，他有什么心里话也跟我说，我有什么心里话也跟他说，虽说不上莫逆之交，可也算是知己了。

一天，我们在县城大街上又遇了面，他拉我进了享乐酒楼，要了个雅座，点了菜，我俩边喝酒边说话。说着说着，他就停下筷，把头伸向我这边，样子很神秘地说，老兄，有笔买卖，你愿不愿做，我问是什么买卖，他说，香港那儿有我一个朋友，最近给我打来一个长途，说是有个外商，急需要一批香，他已经把这笔买卖揽下了，但他一个人做，资金不够，想和我合搞，每人投资十万，说是百分之二百的纯利。而且是绝对有把握，货源他都联系好了，资金一到位就可提货。又说，我那朋友是绝对靠得住的，当年我们一起在广东打工时，他患了急性肠梗阻，是我从工地上把他背到医院去的。大夫说，这人再晚半个小时就没命了。做了手术，我整给他陪了七天床，我身上的钱一分不剩地全给他花了，出院时还差五十元住院费，我把手表卖了，还清了住院费，才让出院。要不然，这样一笔赚钱的买卖，在香港找个合作者并不困难，为什么给我打长途？我想恐怕也有报答我当年救命之恩的意思。

黄宗善说的这些情况我并不怀疑。但是我并没有答应和他入股，一是我没有那么多资金，二是我不敢冒这个险。怕是万一买卖赔了，还不起这个债。因此我拒绝了。我说我是个胆小的人。当然啦，我不是说你的朋友靠不住，不过我还是觉得谨慎点好。黄宗善说老弟你一定不愿意合股，我也不勉强你，做买卖的事，赚了，你好我也好；赔了，就都不好说了。他说这样吧，你帮我牵个线，跟你表哥借点钱，挣了，咱俩三七分，赔了算我的。我说我帮你牵个线倒可以，你赚多少，我可是一分不要。黄宗善说，你不要，我也不能让你吃亏。我说为朋友办

点事，再分成提钱，就不够朋友了。黄宗善说那是两码事。这事咱先不说，以后再说吧。

第二天我领着他去找我表哥。我表哥开始说不行，他说工程的资金不到位，连工人的工资都开不出去，实在是抱歉，让你们大老远白跑一趟。我一看这事要吹，就单独把我表哥叫出去，反复地强调了我与黄宗善的关系，我说又不是长借，只是暂借一步嘛。我还倒瞎话，说他们那笔买卖已经签了合同，弄不到钱，买卖不成，还得包赔人家损失呢。我说你不借给他，就是藏了我的脸，我以后还怎么在朋友面前说话呀？表哥思忖一下说：靠得住吗？我说绝对靠得住，我的朋友绝不是那种骗人的人。表哥说这年头对谁都不能十分相信。我说你放心好了，到时候还不了，你冲我说。表哥说冲你说又有什么办法。我说到时候我就要撕破朋友情面去告他！不过我敢肯定，绝对到不了去告他的时候。我再三向表哥做了保证，表哥这才说，好吧，我可就冲你了。表哥答应了借钱，我很高兴。黄宗善写了借条，按上手印，我算个中保人，也签了字。我的朋友拿到了钱，一遍又一遍地谢我。我说都是朋友，谢什么，到时候早些归还就是了。他说一定一定，人得讲信用，我不能让你受病啊！

听这话，谁能相信他是个骗子，可他真就是一个骗子。

我确知他是个骗子的时候，是在接到一封信之后，这之前，虽然几个月他未露面，我一直还以为他在忙他那笔买卖。可能是他那笔买卖不顺手，延了期。那封信是在第四个月头上写的，不是他的亲笔信，是他委托别人写给我的。这封信是这样写的：

刘宝山先生：

黄宗善先生不幸出了车祸，他弥留之际，嘱托我，让我一

定写一封信给你。他说他实在对不起你，十万元的借款，到期未能还上，让你作难了。原因主要是那个外商嫌货不够质量，不要了。现在大批货都在香港积压着，本想把货处理掉，还上那十万元借款，不想出了车祸，只好委托同车难友写信告诉你这一情况，如果我还活下去，一定要想办法还上那笔借款，我若死了，就等来世变牛变马再还吧。

刘宝山先生，我非常悲伤地告诉您，您的朋友黄宗善先生已于昨天夜里 11 时，终因抢救无效，不幸去世了。信的属名是同车受难者李某，发信地点是无锡某医院。

骗子，我一眼就看出这封信是假的，若是真的，为什么不写上通信人的名字，李某，姓李的多了，遍地都是，谁知道李某是谁呢！发信地址是无锡某医院，“无锡”就是无希望让你找到他。这分明是他们演的一出骗人的戏，意思是告诉你，人死债烂，这笔借款是归不回去了。骗子！骗子！骗子！表哥的十万块钱没了，而且是我帮着骗子骗的。我还向表哥打了保票，说是绝对靠得住的，如今，我怎么去跟表哥说呢！我也不敢和家里人说，说了他们会埋怨我的，同时也会和我一样着急。我只能一个人承受着这个压力，我不相信他会死，我相信这一定是骗局。

当下我就拿上这封信去了公安局，公安局人听了我说的情况，又看了那封信，问我他是哪儿的人，我说是河北。公安局人说，你说具体一点，是河北哪个县哪个村的，我愣住了，跟他相识这么长时间，还真没问过他家的详细地址。唉！我这人太马虎了。公安局的人见我回答不出来，就说，你连他的地址都不知道，就敢借钱给他？我说他在县水泥厂当过推销员，水泥厂也许知道，我去问一下。

从公安局出来就去了水泥厂，厂政治部主任对我说，黄宗善是临时推销员，厂里没有他的档案，他说他是河北的，我们也不知道他的详细地址，这人在四个月之前就不给这儿推销了。

查不出他的地址，我真有点儿着急了。我走在县城大街上，心乱如麻，心急如焚。此刻我多么希望在街上如流的人群里发现他的面孔啊！可是没有一张面孔是那个骗子。跑了半天，肚里也饿了。便进了一家小饭馆，要了碗刀削面，凑在一张圆桌上吃着。同桌有两位农民模样的人也正在吃着刀削面。其中一个农民问另一个农民：老张，听说你们河北遭了灾，严重吗？那个农民说，庄稼可给砸苦了，今年的年景算完了。唉！老天爷单对我们河北过不去，只隔一条河，河南就一个雹子没下，你说怪不怪。听到这里，我心里想，他们说的河北是省呢，还是村？我就问那个农民，那个农民笑了，说，我们村叫河北，我们那儿有一条河，河南边的村叫河南，河北边的村叫河北，从前是一个大队，现在分成了两个行政村。我心里立时升起一股希望，紧接着又问：老大爷，你们河北有个叫黄宗善的人没有？老大爷说，有哇，新近死了，是出车祸死的。我还是不相信，我说不会的吧，是不是弄错了？老大爷说没错，我们河北村就一个黄宗善，怎么会错呢？我问他家里还有什么人，老大爷说他家里就一个老娘，见人家把他儿子骨灰盒抱了回去，一着急，也死了。

看来他真是死了，他没骗我，是我错怪了他。他要是活着，肯定要还这笔借款的，他死了，人死债烂，不能怨他，这时我不光是不怨他，还有点怀念他了。他是个真诚的朋友，在他弥留之际，还托人给我写这封信，若是个骗子，还给我写信干啥！

我把他死的消息告诉了我表哥，我表哥听了，皱着眉头，什

么话也没说，我知道这十万块钱，对他来说，伤不了筋，动不了骨，但毕竟不是一个小数目，白白地打了漂，搁谁也心疼。只不过情况就是这样了，说什么也没用了。但是我看着他那副不高兴的样子，我心里就像压着一块石头，沉甸甸的。我希望这时他能对我说句，人死了，有啥办法，这也不怨你，咱认个背兴算了。可他没这样说，而是说了句，这年头不能相信任何人。这话是什么意思，是不相信我，还是不相信他？我听了这话，蹭地一股火上了牙，一憋气疼了十多天，撒火的草药吃了十多副，白药片子吃了好几包，才慢慢地止住了疼。

我怎么也没想到，一年以后的今天，竟在人民商场前又看见了他，他没死。因为我清清楚楚见到的的是一个活生生的人。尽管一眨眼之间就遍寻不见了，我也不怀疑我见到的就是这一个人。这个骗子到底还是个骗子，你的骗术好高明啊，连你的老娘都骗死了，可你骗了一时，骗不了一世啊！只要你还活着，就会有暴露的时候。这一发现，使我很兴奋，我马上又跑到公安局去报案，让公安局帮助搜查这个诈骗犯。

我在县城里整整寻查了三天，所有大大小小的旅店都问过了，都说没有一个叫黄宗善的人。我怕是他改名，就说了他的形象特征，以及他穿的衣服。他们都摇头说没有住过这样一个形象的人。

公安局也给调查了，说黄宗善这个人确实死了，是在通往无锡的一条公路上与一辆黄河大卡车相撞，车上的乘客当时就死了两名，黄宗善受了重伤，在医院里没抢救过来，也死了。公安局人说，这是他们通过当地交通队了解到的。情况属实，不必怀疑。

我不能再坚持说黄宗善还活着了。对于公安局的调查，我

应该相信。公安局的人不会和黄宗善合伙骗我。我说谢谢你们，给你们添麻烦了。

可是这事我一直觉得奇怪。我真真切切地看见的是黄宗善呀！难道出现了幻觉？抑或是真像老乡们说的我活见了鬼？后来和我表哥说这件事的时候，我表哥淡淡地一笑说：这有什么奇怪的，这年头人就是鬼，鬼就是人！表哥说的“鬼”是不是也包括我？我觉得我丢掉表哥对我的信任，比表哥失掉那十万块钱还要严重得多。